

血海潮

瘦鵑



上海新華書局出版

民國十七年九月印刷
民國十八年六月出版

長篇歷史
武俠小說
血海潮

▲全書——洋裝八冊▼

▲定價——大洋六元▼

版權

所有

不准

翻印

編輯者

泗水漁隱

繪圖者

鎮海章育青

出版者

上海新華書局

分售者

各省各大書局

總發行所

上海

四馬路
麥家圈

新華書局

——潮海血——

——卷八——
回目

第八十八回

浪婦毒鴆端總管

女盜義訪駱志英

第八十九回

淨光寺五無量認女

黑楓嶺金小翠打虎

第九十回

小童聖火燒芝蓬

范豹帶傷鬧酒店

第九十一回

范小郎胸中說冤情

薛老師局外辭良策

第九十二回

薛聖壽詐病救罪犯

龔恂齋聞命謁恩師

第九十三回

龔恂齋義釋顧漢勳

閻小黃計賺蔣二哥

第九十四回

蔣二謀重殺錢

金霸換囚出牢籠

第九十五回

望嶺鎮赤身埋蔣二

薛家店白手嫁翠娘

第九十六回

康熙帝四幸五臺山

朱一貴獨刺清涼寺

第九十七回

龍泉關朱一貴出險

大樹坡甘鳳池投師

第九十八回

馬驤夜殺大樹坡

雍王密諭齊雲閣

第九十九回

發正定義士去國

聚台灣血海重波

第一百回

傳劍俠崑崙留血影

結全書琵琶泣海潮

歷史武俠
小說

血海潮 卷八

泗水漁隱著

許嘯天評

第八十九回

淨光寺孟無量認女 黑楓嶺金小翠打虎

話說白望天說康熙帝將巡幸五臺山。有人謀弑篡位的話。衆人忙問那裏得着這個消息。頭一是曹慧修說起本身出家所在。越問得緊。金小翠聽說這件新聞。也不走了。大家坐下。白望天道。上年康熙帝在布爾哈蘇台行宮斥廢太子之後。將大阿哥八阿哥鎖拿監禁。現在因太子復立。這二人也已釋放。俺們在京。先探得四貝勒府血

滴子雲飛燕一行人。居然白晝行劫。被呂兄奪取血滴子。殺了一個隊員。名喚孫狼的。說着。把鐵拐巷事。叙了一遍。呂豪去包裹內取出那奪下的血滴子來。與衆人看。白望天又道。自此以後。四貝勒府中倒平靜了。那些血滴子隊員。也就不見。俺們重入貝勒府探時。方知遣發去南邊勾當。有一夜。府中總管端福隆。與四貝勒說。八阿哥大阿哥將有非常舉動。四貝勒點頭。甚是得意。也不言語。次夜。呂兄去八阿哥府中探聽。有三個皇子在那裏密商。也不知是誰。只聽得說道。父皇車駕。不日又要巡幸五臺山。趁此行事。最爲穩便。一個道。父皇不叫咱們隨行。却如何。先一個道。路上自着人行事。又不是咱們親自去的。這話分明是要行刺了。俺們知道康熙帝那幾個阿哥。早

晚只在算計皇父。也不止是八阿哥。苦的不能近身。便是四貝勒。那些血滴子。何嘗不是爲殺奪而設。巴望皇父早日晏駕呢。這宮中的事。早已鬧得稀爛。孟卓道。是便是了。可是這康熙帝老奸巨滑。只怕那些小子掙紮不過。慧修跳起身道。要他殺爹殺娘的。越殺得兇越好。這些狗不吃的東西。倒想做皇帝。活把俺大明江山。糟蹋盡了。俺却去五臺山清涼寺等候。殺他一個草木不留。清光道。曹兄弟還是這般性子。量他車駕巡幸。何等嚴密。休說你一個。便百十個也近不得身。且聽白爺說。畢竟康熙帝怎時逛五臺去呢。白望天道。當初呂兄聽得這話來說。俺們也有些疑惑。目今康熙帝果然擇日要出巡。着內務府辦理巡幸時一路使用。並有密扎與山西巡撫。教去五臺

山準備行宮。我們都打聽得實了。以此回來走一遭。便要去那裏看。清光道。你們可知康熙帝巡幸五臺。這是第四次了。就是爲順治帝在清涼寺出家。人人都說。千真萬確。曹兄弟是本山剃度的人。如何不知。慧修道。俺不是早先與你說了麼。要麼就是那慧真。那廝行景好闊綽。長老圓智十分看覷他。俺便爲打他。被圓長老遣發到普陀山。孟卓道。那人畢竟如何模樣。慧修道。與俺上下年紀。是個白面書生。身邊帶一個親隨。一同出家。那親隨也不過二十左右年紀。如今算來。都是八旬以上了。孟卓道。你如何打他。慧修道。還不是嘔氣。白望天笑問。打傷也無。慧修道。那裏打着。却被圓知長老喝開了。那時若打死他。倒也罷了。說得衆人都笑將起來。歐陽玉道。正經這一

回的事。去見識見識也好。我與你們同去。說着。指金小翠道。你們說的甚麼總管端福隆。這金大姐就是從那裏來的。呂豪問道。金大姐因何來此。金小翠少不得把來由略說一遍。說起年羹堯。白呂二人道。這姓年的。是個有文有武的人。可惜官心太熱。俺們也約略知道。衆人說些閒話。無非談論京中所見所聞各事。歐陽玉與金小翠道。大姐索性再寬住幾天。我也要與白師叔呂師兄去五臺逛逛。俺們一同出門。豈不好。金小翠道。大娘向西行。我是走東南。出門就要分路的。歐陽玉道。雖然如此。大姐多的日子過去了。稍住幾日何妨。說不定。范小郎回來。也聽聽甚麼消息。金小翠被衆人款留。只得且住了。呂豪便問范小郎一去無消息。正不知怎樣。慧修道。誰知他呢。俺

正要問你們。當初與他出去。却把他丟了。孟卓道。別的不打緊。只怕小郎性急。在外闖禍。衆人聽說這話。也是担心。說話間。王媽蹇來。請歐陽玉過去。原來駱志英聽得白呂自京回來。又知金小翠不走了。急的要聽消息。故叫王媽來請。歐陽玉便邀了金小翠。來駱志英處。傳說白呂所言各事。自己也要去五臺山遊逛的話。駱志英聽說歐陽玉也要走。思量單身住在這寺院裏。如何是了。口雖不言。心中着急。不由的淚下。只再三拜託二人留心父親駱億成行蹤。二人滿口答應。歐陽玉體會駱志英心思。別無言語可解。想了一會。附着駱志英耳邊。說了好些話。駱志英含淚點頭。十分感激。歐陽玉說畢起身。與金小翠道。大姐且坐。我去一去便來。歐陽玉蹇向殿後。至方丈上。

見孟卓等衆人都在那裏閒話。歐陽玉入來。便道。孟爺。我要求請你一件事。孟卓道。大娘倒生疏了。說甚麼求請。有話只管吩咐。歐陽玉道。我不日要出門。便不是去五臺山時。也要時嘗走動。這駱小姐在此。雖多承清光師慧修師照看。到底他是女孩兒。這是法門淨地。多有不便之處。我的意思。要請孟爺收了駱小姐做義女。他也可以伏侍你老人家。你也可以照看他。一言未完。白望天呂豪拍手道。妙極。妙極。慧修跌脚道。大娘怎麼不作薦我收個女兒。倒作成了他。說得衆人大笑。孟卓笑道。大娘去了。小姐在此。難道俺們便當他是外人。既是大娘如此細心。駱小姐。他有小姐們的心思。老朽現成做個老子。有何不可。只是老朽也是個粗魯的人。沒有大娘那麼細心。生恐

照看不周。呂豪道：「這個也值得說麼？要做便做得快。俺們叨光吃喜酒。」歐陽玉笑着起身。當下把話告知駱志英。大家歡喜不迭。次日早起。就三世佛前燃燭拈香。行寄拜義父之禮。左邊白望天呂豪攙扶孟卓。右邊歐陽玉金小翠攙扶駱志英。當中清光慧修披袈裟念佛禱神畢。請孟卓居中坐了。駱志英跪下拜了四拜。衆人團團道喜。王媽入來。叩見老爺。禮罷。都入後堂飲酒。自此孟卓與駱志英情同骨肉。當日把牀帳移至女客房。就駱志英對面房內住下。白髮紅顏。異鄉聚首。佛門香火。徵天倫之樂。自是一大快事。倒減了駱志英許多憂愁。誰知喜事方過。悲景忽來。這清光便害起病來。清光年登大耄。歷經患難。早是體虛氣弱。一旦病倒。遂成不起。當日請醫投藥。慌的

寺中衆人晝夜不安。畢竟油盡燈滅。如何再能挽救。不上十日。竟跨鶴歸西去了。合寺僧衆。盡皆揮淚傷感。孟卓等自不必說。當日遵三寶法例。擇後園吉地。盤坐入缸。埋入淨土。起造塔院。設水陸道場。安奠。所有淨光寺事務。都告託了慧修。白呂等四人。因清光圓寂。幫忙照料。自難起身。過了半月有餘。看看康熙帝巡幸五臺之日已近。白望天呂豪歐陽玉金小翠。各拴束了包裹。辭別慧修與孟卓父女。出寺取路行了半日。至岔道。歐陽玉與金小翠道。大姐去徽州家鄉。須從這條道路走了。俺們須要投西去。就此分路。日後再會。若有空便務必至淨光寺逛逛。俺們不拘去那裏。終有相見之日。金小翠道。大娘請便。我自去家鄉。看了哥哥。再來相會。金小翠相別白呂並歐陽

玉分道自行。話分兩頭。却說金小翠取路向徽州家鄉而來。在路行了多日。時當初秋。正值霪雨。路上泥濘難走。一日午後。走的乏力。路經一處市鎮。見有酒店。人來買些酒飯吃了。看看時候尙早。急要趕程。吃罷便走。剛走出店來。行不上十幾步。只聽得背後有人叫道。姑娘且住。金小翠回頭兒是酒保。問道。又不曾少你的。做甚麼叫我。說着。回過步來。酒保道。姑娘若是向東路走。前面有宿頭。若是向西走。這條路。却走不得了。金小翠道。又來作怪。青天白日。爲甚麼走不得了。酒保道。此去七十里之內無宿頭。中間却有一座猛惡山林。喚做黑楓嶺。那山上下足有二十多里路。險的非凡。近來山上有一隻大蟲。時時傷人。來往客商被害的不知其數。姑娘單身無伴。這等時候。

如何去得。眼見得到山上。天便黑了。却不是白白丟了性命。但凡來路客人。俺們少不得把話告知。姑娘且在這裏宿一夜。明兒一早起身。便好。金小翠聽說。自肚裏尋思。我那裏不去過。不曾見有大蟲害人的。分明是這個黑店欺人詐財罷了。金小翠笑道。酒保哥休要取笑。奴家是個走江湖的。身邊不帶金與銀。從來也不怕甚麼大蟲。酒保道。姑娘不是謊你。其實去不得。金小翠那裏理會。返身便走。酒保搖頭自念道。命裏要遭橫死的。沒話兒說了。我好意兒勸他。還只道是我作弄他呢。眼見得今夜又是一命。一面說。一面趲入店內去了。金小翠只顧自己行來。約走了十來里路。果然見一座猛惡高山。四面盡是荊棘怪石。只中間通一條小道。徑由小道上來。迤邐行了三

五里路光景。天漸黑了。這山勢越走越峻。看看距山頂尙遠。望去只是黑壓壓樹木參天。但聽得怪鳥亂鳴。金小翠有些担心起來。想道。今番冒失。却苦的我身邊無寸鐵。便遇着野獸如何抵當。正疑思間。忽聽得豁喇喇一聲。只見松樹後。搶出一隻吊睛白額大蟲來。金小翠叫聲阿也。疾轉身便走。那大蟲吼一聲。望金小翠撲來。金小翠去大樹後只一閃。閃在一邊。那大虫搶過來。金小翠看得勢急。拔出拳頭。盡平生氣力。對準那大蟲領下只一拳。只聽得那大蟲叫聲哎唷。肚皮上鑽出一個人來。伏在地上。口叫女英雄饒命。金小翠倒吃一嚇。慌忙跳開。喝問你是做甚麼的。那人道。俺是人。不是大蟲。金小翠睜眼一看。那大蟲却只剩得一張皮。倒在一邊。原來是個假的。金小

翠喝道。你那廝。直這般惡賴害人。今日不結果。你還待何日。那人一連叩頭叫饒命。金小翠道。你且說。做甚麼來。這里扮假虎害人。那人告道。小人名喚闍小黃。兄弟二人。向係打獵爲生。哥哥大黃。前年一病死了。小人無計奈何。只在此山中。搭一所茅蓬居住。因家中向有開剝下的獸皮。小人只檢這一張錦毛虎皮。把來扮做大蟲。在這里等候往來客商。嚇奪財物過活。近來多時。不見有人路過。候得姑娘到來。只圖掙些油水。誰知姑娘是個神人。姑娘可憐小人些個。饒了這一命。金小翠道。怪道那市鎮上酒店裏人說道。黑楓嶺有大蟲。來往客商被害的。不知其數。原來是你這廝搗鬼。也不知被你害了多少人。虧得我今日身邊無刀仗。若有時。早把你戳了十七八個透明。

窟窿也只當大蟲殺了。我今若殺你。想好漢殺硬不殺軟。我待不殺你。又是留下害人。權且饒你這一遭。祇不准在這黑楓嶺住。閻小黃磕頭道。一應聽命。姑娘且住。小人有話告稟。此去五十里之內無人家。姑娘便走到天明。也沒打火處。小人家有的野肉虎酒。且請姑娘至小人茅蓬內暫歇。天明上路未遲。金小翠道。你莫不是來計算我。閻小黃道。量小人有幾顆腦袋。金小翠道。也好。自尋思。却怕他甚的。閻小黃爬將起來。拾取虎皮。捲做一團。縛在背上。說道。姑娘不熟山路。天黑難走。俺這裡藏有火把。且點起來。閻小黃轉身來樹林深處。取出火把。開着火石來點了。照着金小翠。踏亂草。攀藤葛。打從山灣行來。一邊說話。閻小黃問姑娘。却去那裏。金小翠道。我正回徽州。